

全新修订珍藏版

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

# 雍正皇帝

二月河◎著

① 九王夺嫡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全新修订珍藏版

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

# 雍正皇帝



二月河◎著

九王夺嫡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雍正皇帝:全3册/二月河著.--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16.3  
(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)  
ISBN 978-7-5354-8373-7

I. ①雍… II. ①二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23245号

出品人:刘学明

责任编辑:田敦国 刘星

封面设计:天行云翼

责任校对:陈琪

责任印制:左怡 邱莉

出版: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730毫米×1060毫米 1/16 印张:84.375 插页:3页

版次: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1405千字

全套定价:120.00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## 内容提要

本书是系列长篇历史小说《雍正皇帝》的第一卷。

帝王行止、宫闱秘闻素来为读者关心，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，却又不拘囿于那小小的紫禁城。阿哥党争，杀机隐隐，龙庭易主，雍正险胜。改诏说，弑父说，继位说？一段历史，几多疑云，扑朔迷离，令人难解难分。作者用史笔著文，用文笔立史，庙堂之高，江湖之远，无不尽收笔底。上至典章制度、宫廷建筑、饮食服饰、礼仪乐律，娓娓道来，书卷气浓；下至勾栏瓦舍、寺庙堂肆、市井乡野、客旅古渡，徐徐展开，风情万种。阿哥逐鹿，明争暗斗，字字权谋机诈；女伶歌伎，绕梁余音，句句回肠荡气。其情节铺设，夭矫跌宕，人物塑造，浓淡相宜，谋篇均别出心裁；以思想为经，艺术为纬，鸟瞰历史，探究人生，非大家而不可为。正如一位评论家读后所言：难得的历史小说佳作。

目  
录

- |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第 一 回 | 瘦西湖他乡逢故知 | 天光楼布衣窘官宦 | 001 |
| 第 二 回 | 虎踞关冤家巧聚头 | 人市口小童偶作戏 | 009 |
| 第 三 回 | 赈粮难筹敲山震虎 | 往事堪忆潦水烟沙 | 016 |
| 第 四 回 | 桃花渡口故地寻旧 | 微服皇子误宿黑店 | 024 |
| 第 五 回 | 狭路相逢鬼魅相斗 | 猢猻用智孩儿倒绷 | 030 |
| 第 六 回 | 钝书生误投虎狼穴 | 奸翁婿设计谋人命 | 037 |
| 第 七 回 | 情场潦倒栖身古刹 | 文士热中闲论时艺 | 046 |
| 第 八 回 | 大觉寺虚情哭假友 | 畅春园贤臣说弊政 | 054 |
| 第 九 回 | 畏艰途能吏辞重任 | 清库银明君呈愁颜 | 061 |
| 第 十 回 | 刻薄贝勒恶宴刁客 | 硬弓射鸟鞭骡马惊 | 067 |
| 第十一回  | 冷面王夜宿江夏镇 | 热肠郎仗义铲不平 | 076 |
| 第十二回  | 讨没趣溜须碰硬壁 | 恶作剧拍马踏筵席 | 083 |
| 第十三回  | 畏闯墙胤祥争出头 | 敲木钟御苑学驴鸣 | 090 |
| 第十四回  | 明庭训胤禛戒子弟 | 献良策小酌试才人 | 098 |
| 第十五回  | 清库银贝勒晋王位 | 观贵相王子延妖人 | 106 |
| 第十六回  | 怀叵测乱言天子气 | 泄私意胤禩辱大臣 | 113 |
| 第十七回  | 放厥词浪子受鞭责 | 明是非慈父行家法 | 121 |
| 第十八回  | 议巡狩起心废国储 | 拒谏诤太子抖威风 | 128 |
| 第十九回  | 庸太子中流辍桨舵 | 邬思道智鉴识皇心 | 136 |
| 第二十回  | 背水一战英雄讨债 | 功亏一篑釜底抽薪 | 143 |
| 第二十一回 | 拼命郎酒肆会弱女 | 菩萨王刑堂接皇差 | 151 |

- 第二十二回 冷胤禛初萌登龙志 热胤禛知难退激流·····159
- 第二十三回 皇帝失意悠游巡幸 群雄逐鹿煞用心机·····167
- 第二十四回 情重阿哥情牵一线 昏懦太子昏夜失道·····175
- 第二十五回 大故骤起波浪翻涌 风云色变鱼鳖惊慌·····183
- 第二十六回 蓄险心胤禛进密言 抱恶意移祸社稷臣·····192
- 第二十七回 落井下石诚王摇舌 杯弓蛇影雍王惊心·····200
- 第二十八回 邀功名叔侄存芥蒂 拦乘舆孤臣逞强项·····209
- 第二十九回 谣诼四起帝辇纷乱 指挥若定王府划策·····217
- 第三十回 嘉兴楼侑歌警痴人 上书房厉声斥妄言·····225
- 第三十一回 意难消存心欺君父 稳大局复辟再还宫·····233
- 第三十二回 颠倒口令福儿驯马 淆乱视听胤祥谈诗·····241
- 第三十三回 斗蟋蟀兄弟犯口舌 有恻隐救弱浣衣局·····249
- 第三十四回 换谋略八府整旗鼓 说天命四王立门户·····257
- 第三十五回 谒廷臣年羹尧入觐 破贼穴江夏镇遭焚·····265
- 第三十六回 行诈谋胤禛稳阵脚 遵密令福儿访当铺·····274
- 第三十七回 明修栈道雅令赏雪 暗度陈仓恶擒魑魅·····282
- 第三十八回 抢功劳胤禛枉行权 殉气节紫姑染黄泉·····291
- 第三十九回 皇心不测宠辱难辨 玲珑机宜暗布间谍·····300
- 第四十回 祸转福谏说齐家道 仆变主李卫入宦途·····308
- 第四十一回 嫌吏治胤禛嗟世路 恨不肖二次废太子·····317
- 第四十二回 重雾漫嶂歧路彷徨 密云未雨智士观局·····325
- 第四十三回 忙党争孝子忘母寿 对陵丘兄弟叹世情·····335
- 第四十四回 鼙鼓西震兵败青海 警钟东应八王用谋·····343
- 第四十五回 邬思道精微析时局 二阿哥囹圄盼将军·····350
- 第四十六回 忠王谏忠讽胤禛 烈郑氏烈殒答胤禛·····359
- 第四十七回 十四阿哥拜帅西征 十三阿哥缱绻逢兄·····368
- 第四十八回 鄂伦岱倒戈回帝都 康熙帝染恙中和殿·····376
- 第四十九回 雍亲王撤差担惊忧 隆科多受命入穷庐·····384
- 第五十回 邬思道当机决大事 康熙帝寿终赴泉台·····393
- 第五十一回 丰台营胤祥夺兵权 畅春园雍正登大宝·····401
- 第五十二回 高鸟已尽良弓宜藏 书生明哲克保全身·····409

## 第一回

瘦西湖他乡逢故知  
天光楼布衣窘官宦

游三吴不可缺扬州，冶扬州不可无虹桥。虹桥这地方，面湖临河，西邻“长堤春柳”，东迎“荷浦薰风”，虹桥阁、曙光楼、来薰堂、海云龛……诸多胜地横亘其间，粉墙碧瓦掩映竹树，天风云影山色湖光，只需一叶扁舟便览之无余，原是维扬北郊第一佳丽之地。这自然风光粉黛不施乃天生其美，就勾得离乡游子、骚人迁客到此一扫胸中积垢块垒，流连忘返。若论起风土，那就又是一回事。桥北有个庙，名字起得也怪，叫“虹桥灵土地庙”，每年正二月祀神庙会，俗名儿叫“增福财神会”。逢到会期，早早地就有城里商家赶来，错三落五搭起席棚，围着这座土神祠连绵起市，一二里地间耍百戏打莽式的、测字打卦的、锣鼓、“马上撞”、小曲、滩簧、对白、道情、评话、打十番鼓的……喧嚣连天，湖下游船如梭，岸上香客似蚁，夹着高一声低一声唱歌似的卖小吃的吆喝：

“吴逢圣的炒豆腐——谁要味？康熙老佛爷金口亲尝，颁赐近臣！”

“走炸鸡——田家走炸鸡！香酥焦嫩！”

“施胖子梨丝炒肉，不吃算你没来扬州！”

“汪九公家拌鲟鳇——天下一绝嘞……”

“猪头肉、猪头肉！江一郎十样猪头肉！”……

如此种种，更把庙会场子搅得开锅稀粥般热闹。

这是康熙四十六年的春天，二月二刚过，扬州地气温暖，虹桥两岸已是春花姹紫嫣红，芳草新绿如茵。一个架着双拐的残疾人出了桥南的“培鑫客栈”慢慢踱着，囊橐地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上了虹桥。

他叫邬思道，无锡有名的才子，府试乡试连战连捷，中秀才举人都是头名。康熙三十六年他应试南京春闱，三场下来，时文、策论、诗赋均做得花团锦簇一般。出场自忖即便不在五魁之列，稳稳当当也在前十名里头。不料皇榜一张，“邬思道”三个字居然忝列副榜之末！邬思道大怒之下仔细打听，才知道主考左玉兴、副主考赵泰明都是捞钱的手，除了朝中当道大佬关照请托外，一概论孝敬取士，名次高下按质论价童叟无欺！邬思道凭着本事拉硬弓不肯撞木钟钻营，自然名落孙山。邬思道原本心高气傲，气极了，纠集四百余名落榜举人，抬着财神拥入南京贡院，遍城撒了揭帖，指控左、赵二人贪贿收受，坏国家抡才大典，骂得狗血淋头，把个南京科场搅得四脚朝天。他大闹一场扬长而去，苦得江南巡抚因拿不到他这个“正犯”被连降两级，左、赵二人革职罢官“永不叙用”——官司直打到紫禁城当今天子康熙御前，明珠、索额图两大权相都差点吃挂落。因此，朝廷严令各省缉拿他这个闹事的“正犯”。如今明珠早已抄家籍没，索额图谋划逼康熙逊位太子，事发被囚，往事风流云散时过境迁。蛰居武夷山清虚道观的邬思道因知太后驾崩，大赦天下，这才敢露面，回到久违了的三吴家乡——但他的两条腿，却在逃亡路上被几个剪径的水匪打折了。

邬思道上了桥头，住了步怅然回顾，清癯的脸上泛起一丝苦笑。从幽僻山谷乍回这烟花世界烦恼人间，真有恍如隔世之感。邬思道口中喃喃说道：“白杨绿草，风雨忧愁，十年一别，这树都合抱了……”

“哟！这不是静仁先生么？”背后突然有人说道，“这些年您在哪儿？又怎么独个儿在这里呢？”邬思道回头看时，这人三十多岁，白净面皮，团团一个胖脸，留着墨黑两绺八字髭须，头上一顶六合一统帽，结着红绒顶儿，靛青夹袍外套着件套扣背心，腰间系着滚边绣花玄带，精精干干一身打扮。半晌，邬思道才想起来是同乡戴家湾的孝廉戴铎，因笑道：“项铃，原来是你！十年前你和高家争牛湾那块风水地，打输了官司，败落得叫化子似的——如今出落得这样阔，都不敢认了！”戴铎嘻嘻一笑，说道：“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看，何况十年！说起这里头的周折，真是一言难尽——不怕静仁兄你笑，如今我在北京给人家当听差呢！来，我给邬兄引见一下！”

邬思道跟着戴铎下桥，心里不住犯狐疑：这戴铎虽然败了家，好歹也是书



香门第，有过功名的人，何至于就沦落成人家的奴才？一边想，一边跟过来，果见桥下石栏旁站着一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公子，打扮也并不出奇，只穿件灰府绸银鼠夹袍，月白夹裤，脚蹬一双黑冲呢千层底布鞋，虽不奢华，却是干净利落纤尘不染。那青年倚栏而立，一条乌亮的发辫直垂腰间，似笑不笑地看着他们过来，刚要说话，戴铎已一个千儿打了下去，禀道：“四爷，这就是您常念叨的邬思道邬先生，可巧儿今儿就叫奴才碰上了！——哦，这是我们殷四爷，北京城没人不知道，十八家皇商位列第四！”

“殷真。”那青年微微一笑，八字眉下一双黑黝黝的瞳仁闪烁着，说道，“你叫我月明居士好了——敢问邬先生台甫？”一面说，目光幽幽地上下打量邬思道。邬思道不禁一怔：哪有这么托大的人，一见面就把大号抬出来，叫人家称自己“月明居士”！口中却笑道：“我没有号，你高兴，叫我静仁好了。”

殷真略躬身，将手一让说道：“实在是久仰你的大名了——连家父也十分赏识你的才学！屈尊一同走走如何？”邬思道听说他是皇商，原本心里腻味的，但这位殷四爷眼中有一种沉稳静娴的气质，不带半点商家庸俗，竟不自禁点了点头。殷真一边走，一边从容说道：“先生，我不是虚逢迎你。当年你的揭帖传到北京，真是倾动京华！记得里头对左玉兴、赵泰明二人有诛心警句——朝廷待其不为薄矣……二君设心何其谬也？独不念天听若雷，神目如电？呜呼！吾辈进退不苟，死生唯命，务请尚方之剑斩彼元凶，头悬国门，以儆天下墨吏！士立紫垣，噤口不言。一旦有义士者挺身而出，或刺之阙下，或杀之辇中，四方闻之，独不笑士大夫之无人耶？——这写得何等酣畅淋漓，真个骂死天下尸位素餐之徒！难怪圣上震怒之下又击节赞赏呢！”戴铎也在旁凑趣儿道：“难为主子记得这么清爽，奴才只记得那副对联——左丘明有眼无珠，不辨黑黄却认家兄；赵子龙一身是胆，但见孔方即是乃父！”“是嘛！”殷真似乎变得随和了一些，格格一笑道，“万岁爷当时拿起来一看就说：‘此人这笔字风骨不俗。’”

“唔？”邬思道浑身一颤，盯了一眼殷真和戴铎，心中陡起疑云。这揭帖对联当日传遍天下，二人能背并不稀奇。只这二人，一个是“皇商”，一个是听差，连皇帝当时的态度都了如指掌，未免就太出奇。联想到戴铎昔日也是一方名流，竟肯在这位“四爷”跟前屈身为奴，毫无羞惭之意，他已隐隐猜到这位极修边幅的殷真，绝非等闲之人！但对方既不肯说破，邬思道也难问端底，便淡淡一笑，说道：“难为仁兄如此厚爱，竟记得这么清楚！我真有他乡遇故知之感！不过，这十年蛰居山中，读了点书，从前那点子专用来做取功名的敲门砖文章，想起来都觉得脸红，八股文章误尽天下英雄啊……”说罢无声叹息了一下。戴铎因见邬思道感慨，岔开话题道：“四爷，今早您不是说要到人市上买两

个孩子使唤？这个店不错，你们两位进去吃酒攀谈，我去办事回来再侍候，如何？”殷真笑道：“那是什么打紧的事！明儿再办就迟了？走，咱们进去坐坐！”

邬思道抬头看时，果见前头一座酒肆，歇山顶，一边压水，一边靠着驿站，看样子新造不久，雕甍插天飞檐突兀煞是壮观，泥金黑匾上端正写着“天光湖影”四字。戴铎不禁道：“好字！”

“字是不坏，”邬思道仔细看了看，笑着对殷真道，“但笔意太过妩媚，锋中无骨，算不得上乘之作。”殷真也点头道：“先生说得是，这字神韵不足。”一边说，二人随着戴铎进来。

殷真见楼下热闹嘈杂得不堪，不禁皱了皱眉头，说道：“这太乱了，我们上楼去！”跑堂的一怔，赔笑道：“三位爷，请包涵着点。新来的太尊车铭车老爷今儿在楼上宴客，楼上不方便。爷们要嫌底下闹，那边还空着一间雅座，面湖临窗，一样儿能赏景致的……”话未说完，戴铎便笑道：“你别放屁！这楼我来不止一回了，上头三四间雅座呢！各吃各的酒，谁能碍着谁？”说着，从怀里取出一块银饼丢了去。伙计接过看时，是一块“真圆系”，足有五两重，底白细深，边上起霜儿，正正经经九八色纹银，顿时满脸绽上笑来，打躬儿道：“爷台，店里夹剪坏了，恐怕找不出来。”

“多的都赏你！”戴铎道，“你在楼上给我们安排一下！”伙计笑得两眼眯成一条缝，身子一虾道：“谢爷的赏！楼上实话是还有一间雅座没占。原说怡性堂韦老爷定下的。爷既一定要去，小的斗胆就做主了。只不要大声喧哗，新来的太尊爷性子不好，别扰了他老人家的雅兴，就是各位爷疼怜小人了。”

三人跟着堂倌上楼来，果见屏风相隔，西边还空着间雅座。点了菜，又要了没骨鱼、骨董汤、鳊鱼糊涂、螃蟹面四样佐餐。殷真见戴铎侍立在旁不敢入座，一边向邬思道举觞劝酒，一边笑道：“钱能通神，一点不假。我今儿能和静仁先生同席举酒，实在缘分不浅，你们又是故交，戴铎也不必立规矩，没有形迹酒才吃得痛快哟！”说罢二人举杯同饮，戴铎方拿捏着坐了下首。

此刻正是巳牌时分，楼外艳阳高照湖波荡漾柳拂春风，画舫、沙飞、乌篷、水上漂各色游船衔尾相接，桥上桥下信女善男扶老携幼攒拥往来，三人高坐酒楼赏景谈天，不一时便酒酣耳热。先是听隔壁一群人凑趣儿奉迎那个车太守“下车扬州，讼平赋均，政通人和”，又议及扬州的漆器、剪纸、玉雕、泥塑，谁家做得巧，值多少银子，正觉俗不可耐，一阵琵琶穿壁而来，接着一个女子娇音细细曼声唱道：

扬州好……第一是虹桥。杨柳绿齐三尺雨，樱桃红破一声箫，处处住兰桡……醉扶湖中画舟，灯影看残街市月，晚风吹上荀儿梢……

“丢眼邀朋游妓馆，姘头结伴上湖船。”殷真不无感慨地叹道，“如今世道真正可叹，太后薨逝才半年多，这边早已没事人一般了！”

邬思道几杯酒下肚，苍白的脸泛上血色来，见殷真怅然若有所失，遂笑道：“这就是‘亲戚或余悲，他人亦已歌’！无论天家骨肉市井小民概莫能外！先生何必伤感？譬如你我，还有隔壁的车铭，坐红楼、对翠袖、赏美景、听侑歌，可知那边半里之遥就是人市！山阳宝应一带难民在人市啼饥号寒以泪洗面，卖身求一温饱而不可得——心不一，情自然也就不一！”说罢，举箸击盂亢声唱道：

玉堂意消豪气空，可怜愁对虹桥东。  
当年徒留书生恨，此日不再车笠逢。  
推枕剑眉怅晓月，扶栏吴钩冷寒冰。  
惟有耿耿对永夜，犹知难搵泪点红！

吟罢鼓掌大笑，却不自禁滚出两行泪来。

殷真已是痴了。邬思道疑得不错，他不是常人，更不是什么“皇商”，原是当天子膝下皇四阿哥爱新觉罗·胤禛，已经封了贝勒，地地道道一个龙子凤孙，因生性冷峭严峻，京师人称“冷面王”的就是。这次却是领差安徽督办河工，因高家堰、宝应一带决河，特来扬州调运粮食赈济灾民。他早闻邬思道才名，这次邂逅相逢，见他已是残废，原是心里失望，此刻见邬思道酒后形骸放浪，飘逸潇洒英风四流的神态，不禁大起怜爱敬慕之心，又想到他仗义执言开罪朝廷，为天下不容，且终生无望再入仕途，转觉神伤。胤禛正想着寻话安慰，屏风一动，一个长随打扮的人进来，却不言语，横着眉下死眼盯了三个人一阵子方问道：“方才是哪位先生唱歌儿，又提到我家车老爷的讳？请借一步说话，我们老爷有请！”胤禛仰靠在椅上，一只手扶着酒杯，只微睨了一眼戴铎，戴铎忙站起身来，正要说话，邬思道已架了拐杖起来：

“是不才！车铭与我同榜孝廉，又曾为同社文友，怎么——我不能叫他的讳？”

他带了酒，神情显得冷峻傲岸，长随被他的神气慑得有点气馁，听说是自己家主同年，又见胤禛跷足而坐，戴铎从容侍立，更不知什么来头，倒有点不知所措了。

正在发怔，便听隔壁有人大声吩咐：“来呀！把这当中屏风撤掉，我见识见识是哪位年兄？”接着便听一群人“喳”地答应一声，几个人轻轻抬起屏风挪转

到一边，顷刻之间雅座打通，合成了一大间。胤禛微微冷笑啜着香茶时，对面雅座是三间打通的，却也只有一席酒菜，摆着冷盘孔雀开屏、百合海棠羹、一盂冰花银耳露，几十样细巧点心梅花攒珠般布列四周，中间大碗盆中的主菜，却是牛乳蒸全羊——胎中挖出的羯羊羔儿：这是扬州四大名菜之一——张四回子蒸全羊了。七八个请来陪坐的名士坐在旁边，正中一个官员身着八蟒五爪白鹇补服，也没戴大帽子，油光水滑的辫子从椅后直垂下去，圆圆的脸胖得下巴上的肉吊着，看样子酒也吃得沉了，油光满面地也斜着眼盯着这边。邬思道架着拐杖迎上一步，抱拳一拱道：“车铭先生，久违了！”

“啊，这不是邬思道嘛！”车铭眼中放出光来，一下子坐直了，“我当是谁呢！原来是大闹天宫的孙行者！是八卦炉倒了呢，还是佛祖不留心弄掉了五行山的镇山神咒，你居然又出来了——我给诸位介绍一下：你们看这位，架着双拐，行动如倩女荡秋千，站立似谢家碧玉树，一脸书卷气。当年可了得，我兄弟不敢望其项背！真的是一语既发词惊四座！当年——”

“当年同窗结社作八股。”邬思道静静地听他揶揄，抓住话口破颜一笑紧叮一句，“出题‘昧昧’。好像就是车仁兄，把‘日’字边写成了‘女’，开篇惊人；说‘妹妹我思之’，我只好接了句‘哥哥你错了！’——不知如今可有长进？”

一句话说得众人哄堂大笑。几个名士控背躬腰跌脚打顿，笑得换不过气来，胤禛“扑”地一口酒全喷到戴铎身上，几个歌伎拿手帕子捂着嘴咯儿咯儿笑得东倒西歪。

“是你记错了吧？”车铭涨红了脸，强笑道，“我两榜进士，殿试选在二甲四十名，闱墨遍行江南，怎么会出这种错儿？——今日一见，也算故人相逢，有道是贫贱之交不可忘，我和你对酌三百杯！那两位——呃——请过来，来呀！”

戴铎见胤禛摇头，矜持地说道：“我们和静仁先生也是邂逅，请自便。看样子你们要论文，我们观战。”邬思道逡回胤禛桌边，端起一杯酒，笑道：“要是做官就能长学问，天下可以无书。你今日无非以富贵骄人，岂不知我这贫贱也能骄人！比如这酒，我饮来是酒，你饮来就是祸水，这点子分别，不知你懂不懂？”

“唔？”

邬思道脸微微扬起，沉吟着说道：“我这酒，取粟于颜渊负郭之田，去秕于梁鸿赁舂之臼，量以才斗，盛以智囊，浸于廉泉之水，良药为曲，直木为槽，以尧之杯、孔之觚酌之。所以饮此酒，清者可以为圣，浊者可以为贤！你的酒不同，乃是盗跖之粟酿成，取贪泉之水，王孙公子烧灶，红巾翠袖洗器。误饮一杯，则廉者贪，谨者狂，聪者失听，明者昏视——这还不是祸水？”

“你依旧如此阴损！”车铭本想小辱邬思道几句就罢手的，不料反被邬思道所侮，顿时气得脸色发白，咬牙笑道：“我以俸禄沽酒，怎见得是贫？”“你取

笑我，我自然也可敬你几句。”邬思道淡然说道，“以你今日身份，我岂敢冤枉你？君为扬州太守，境内饥民遍地，嗷嗷待食，你却在此寻欢作乐！先贤有云：四境有一民不安，守牧之责也，难道我错说了你？我虽然闭门读书不问世事，也知道当今蝇营狗苟的事愈来愈多。嘴硬不如身硬，身硬不如心硬——记得当年同游中岳庙，你指着门前金刚叫我作诗，当时我口占一首说‘金刚本是一团泥，张牙舞爪把人欺。人说你是硬汉子，敢同我去洗澡去？’车兄，你敢么？”说罢纵声大笑。车铭“啪”的一声拍案而起，想发作又按捺住了，格格阴笑道：“静仁，没听说过‘破家县令，灭门令尹’？”

邬思道笑道：“这么俗的谚语有何不知？当日桓温游寺，和尚不拜。桓温说，‘没见过杀人不眨眼将军么？’和尚反问，‘没见过不怕杀头和尚么？’如今是盛世，此地乃名城大郡，你今日非礼欺人，我怕你什么？何况我飘零四海子身一人，外无期功强近之亲，内无应门五尺之童，本来就无家可破无门可灭！”

“放肆！”车铭大怒，断喝道，“你一个已革孝廉，在父母官前狂傲无礼，就是罪！哼！我就不信剃不了你这刺儿头！你不是说我这酒是‘祸水’么？来！”

“在！”

“灌他！”

“啜！”

胤禛的血一下子全涌到脸上，眼中熠熠闪着火光。康熙皇帝家教极严，明令皇阿哥不得结交外官，干预地方政务，皇长子胤禔奉差芜湖，杖责了一个县令，回去被摘掉了头上一颗东珠，因此他原本无意惹是生非。这个车铭他也知道，昨日见邸报，吏部报的三名“卓异”里名列第三，算是顶尖儿的好官，谁知在下头如此跋扈！眼见邬思道要吃亏，胤禛眼中波光一闪，戴铎立时会意，跨前一步正要说话，邬思道却道：“项铃，我自己能料理这事。”便转脸笑谓车铭：“你如此欺我，是不是看我已残废，无力再入宦途。要是我未除功名，即便不是进士，恐怕你也不敢轻慢，是吧？”

“对了。今儿就是拿你开开心！”车铭眯着眼嬉笑道，“罚几杯酒，顶多是个风流罪过，打什么紧？”邬思道一笑道：“这就是俗语‘人在矮檐下，不得不低头’。这杯祸水我喝。不过先有一诗奉赠，不知可肯雅纳？”

他这几句话不软不硬，似求情又似揶揄，众人都是一愣。邬思道微叹一声，趑到放着文房四宝的案前，一手拽袖、一手提笔，略一沉思，连着写了几个字。车铭伸着头看时，上头连着五个“苦”字，不禁喷地一笑，道：“这早晚才知道苦？你要识点时务，我怎会难为你？”邬思道毫不理会，握管疾书：

苦苦苦苦皇天，圣母薨逝未经年。

江山草木犹带泪，扬州太守酒歌酣！

——无锡书生邬思道谨赠

写完展纸一吹，拈着踱至窗前，眺望一下，回头笑道：“我这个多愁多病书生身，可是要打你这倾国倾城的乌纱帽了！这张诗稿对仁兄而言，也不亚当年我在贡院写的揭帖！你今日于国丧期间携妓高歌画楼，已经触了大清律，知道么？”

谁也不防这潦倒书生还有这一手，满楼人都惊得呆若木鸡，痴坐无语。胤禛先是一怔，心下大悟，不禁目中灼然生光：这真是个无双才士！良久，车铭方结结巴巴问道：“你……你要干吗？”

“我要——”邬思道看了看楼下，“怎么说呢？这楼下人可真多！看见楼上飘下一张诗帖，凭我邬思道的文名，写的又是本朝本郡太守，三天之内，保你全扬州都知道了。若或碰巧有个皇阿哥或部院大臣什么的，或者有个御史、按察使什么的官儿，正愁着考功司察他的功课，没准儿连原诗奏明当今——仁兄，邬某可要与你同生死，共荣辱了……”说罢哈哈大笑。

车铭见他说着话手一晃一扬的，真怕这个愣子手一松，立时就招惹无穷后患！莫说城里如今真的住着个黄带子阿哥，就这省官道司里面也有不少对头，这国丧期间携妓高乐儿，“丧心病狂”四个字就得葬送了自己似锦前程。就没这些麻烦，老百姓口碑如铁，唱起来，三年察考时就是手拿把掐的凭据！想着，车铭头上已沁出冷汗，勉强挤出笑脸道：“静仁——静仁兄！开个玩笑嘛，不当家拉花的，何必认真呢？来来来，还有那两位，坐过来，我敬你们三杯‘祸水’！”

胤禛大笑起身道：“不论美酒祸水，我都吃不得了。戴铎，你留下陪着他们吃酒，我还有事，先告退一步了。邬先生，今日一会实在投缘，明儿我请你小酌，还有事相求。”邬思道微笑不语，戴铎知道馆驿中还有一大群官员等着胤禛召见，也不好相留，只好赔笑道：“是，省得了。”

## 第二回

虎踞关冤家巧聚头  
人市口小童偶作戏

邬思道酒量很窄，与这群人又不投缘，不多时已酩酊大醉。车铭一肚皮的懊恼，还要装出笑脸奉迎这个倒霉书生，眼见他们要辞，心里巴不得，却还要假惺惺邀留。邬思道醉眼迷离地笑道：“筵无好筵。这‘祸水’可不敢吃多了，就此别过吧。”说罢，踉踉跄跄扯了戴铎下了天光湖影楼。

“静仁，”戴铎看天色时，已近申牌，一头走一头笑道：“我以为你吃了大亏，已挫磨了昔日锐气，看来竟是锋芒不老！车铭这人我也听说过，心底瓷实着呢！难道不怕他对景时整治你么？”按戴铎的意思是想引出个话头，试探他肯不肯投胤禛门下。邬思道却笑道：“亏你还是天子脚下混世面的，不晓得投鼠忌器？我虽不济了，像彭鹏、施世纶这干文友都做着官——你不知道人心，但凡做了官，利禄心只有愈来愈重的，他才不犯着和我这破罐子碰他的金饭碗呢！这个车铭其实也小有才学，只是太无耻，我才教训他。为这个扬州府肥缺，他先叫夫人曹氏拜徐乾学的四姨太为母；徐坏了事，又巴结户部尚书梁清标，认了干爹才选了出来。这还是个人？好便好，不好我还有诗呢——昔日相府拜干娘，今日干爹又姓梁。赫奕门庭新户部，凄凉馆地旧中堂……”他没吟完，戴

铎便截住了，笑道：“罢了！你真醉了，我没说一句，就引出你这一车话！你如此不饶人，连我也怕了你了！”邬思道听了不言声，恍恍地望着远处，半晌才道：“……十年一梦，醒来时人去楼也空。项铃，心气再高人已凋残，我这人还有什么指望？只有心智可用，有谁能知？只有口舌之利，难道连嘴也封住？”

“你不要难过，”戴铎心下掂掇着，因未得胤禛明示，也不便做主，只道：“方才你不是说要去北京？何妨和我们四爷说一下，一同北上，到京我给你谋个馆地。”邬思道冷笑一声道：“连你也小看我！要糊口有何难哉！我学的是屠龙术、帝王道！没有英才，我才懒得教呢！”

戴铎一直把醉醺醺的邬思道送回虹桥对岸的培鑫店，又执手叮嘱了许多话才辞回桥北驿馆。一进门，便见四贝勒的贴身长随高福儿从里头出来，见戴铎便逼手站住了，笑道：“戴头儿，哪里吃酒了，没给咱们带一坛子回来？”戴铎因问：“四爷呢？”高福儿道：“今儿见了一天大人，后晌江宁布政使曹大人带了一千子道台给主子回事儿。这会子正在上头说话，大约是说调粮的事，里头还夹着说关税银两，早着呢！您先在我房里歇歇，客走了再见不迟。”戴铎只好回身进了高福儿房中，沏了酽茶，有一搭没一搭闲嗑牙儿。直到掌灯时分，方听上房一声吆喝：“端茶送客了！”接着便见两盏大灯笼从上房导引，一群官员哈腰依次辞出，戴铎这才进来。

“回来了？我正给太子爷写禀札，你连他的廷谕一齐看看，有没有疏漏的地方，回头再誊清发寄。”胤禛头也不抬，手不停书，直到写完，方吁了一口气，把信稿和一个通封书简递给戴铎，自踱着方步沉吟不语。

戴铎接过太子的廷谕和胤禛的信，只略一过目，已经明白大旨，便笑着回道：“万岁爷五十四圣寿，已经有旨四爷不必回京。半月前内廷邸报，陕西去年大旱，今春青黄不接，万岁也有旨，叫四爷一并在此征粮。太子爷想叫爷早日归京，看样子是因为筹办万岁的寿典。四爷这信写得极是，既不愿回去，差使也本来是没办完，就遥叩万岁圣诞的就好。”

“庆寿典这样的眼面差使能轮到？怕只有八爷他们才争得到手！”胤禛冷冷道，“我不是怕出力，是怕出了力还要招忌。十三弟来信，说明年要加一个恩科，主考点的是佟国维。如今都在暗中打点。又要塞私人，又要外头堂皇，太子叫回，无非想叫我替他拢人。你想想十八个兄弟三十六只眼，都瞪得血红，这种坏了良心的事我也干不来，还要代人受过。如今这风气，我就是哪吒，能摆布得好么？”戴铎心里雪亮，这位四爷和十三爷胤祥是“太子党”的，大阿哥胤禔三阿哥胤祉不凉不热，各存体系。所谓“八爷”，却是八阿哥胤禩，与九阿哥胤禳、十阿哥胤祹、十四阿哥胤禵，统是一窝子势力，朝中称为“八贤王”，最



是得罪不得。这干人见事就躲、见人就笼络、见利就夺，连皇太子也不敢招惹，所以想调回胤禛帮手。想想胤禛走马灯似的办苦差，为太子出死力，太子胤初一点也不顾惜痛怜，也真叫人寒心。但“八爷党”里的十四阿哥胤禵现就是胤禛一母同胞，戴铎也不敢说什么。戴铎一边想，笑道：“就是四爷这话！我们奉有明旨，督修河务，办粮赈灾，这还忙不过来呢！我看这信得加上一句，明说万岁严令河工差使不办妥不得回京，四爷不敢自专。太子爷胆小，未必敢和皇上去争的。”

“很好。”胤禛笑了笑，说道，“就怕他们弄不住我，又去寻十三弟的晦气。科场的事舞弊拆烂污，十三弟脾气不好，弄出事来不得了。”十三阿哥胤祥是阿哥里头最泼辣豪爽的，因自幼失恃，受尽哥哥们的欺侮，养成野性难驯，只胤禛看不过，从小儿收到自己府中时时呵护，因此胤祥敬重这位严兄宛如慈父，从不违拗。戴铎当然知道其中原委，因安慰道：“四爷甭着急，十三爷才十七岁，万岁爷未必叫他独个儿办差，或到时候称病也罢。”胤禛叹道：“也只好走一步说一步了——那位邬先生，你们谈了没有？不知他肯不肯到我这里办事？”

“爷的意思没有明说，奴才没敢自专。”戴铎赔笑道，“这个人才具人品都极出色，可惜是个残疾。奴才晓得爷用人的规矩，不是落难的从不收用。所以奴才没敢提起。”胤禛不以为然地哂道：“他还不算落难？朝廷缉拿了十年的钦犯，落魄江湖怀才不用！这样人物岂可失之交臂？你们这些人虽有忠心，只能安慰我，不能为我出谋分忧。又不是叫他跑马拉弓放鹰捉虎，计较人家两条腿做什么？——他住哪里？我现在就亲自去请！”说罢便往外走，戴铎只好跟着，吆喝小厮们：“给四爷备马，把斗篷带上，防着晚间风凉！”

不料刚至二门，高福儿迎进来禀道：“四爷，海关道陈天顺求见。说是奉四爷宪谕，回说买粮用钱的事。”胤禛有些为难地看了看戴铎。戴铎忙道：“邬思道吃醉了酒，就是这会子去，也不得好好说话。不如明儿我陪主子去，消消停停就把事情办了。”胤禛皱着眉怔了半日，也只好罢了。

胤禛一晚上没好睡，邬思道沉敏机辩、才智犀利的影子一直在心里晃漾。他虽没有和戴铎多谈，但酒楼一会，已下定决心，非把这个邬思道笼在自己袖中不可——皇阿哥之间权势倾轧，机械万端，他太需要一个这样的策士智囊随身谋划了。蒙眬到鸡叫才睡去，醒来时已日上三竿。胤禛一骨碌翻身起来，赶忙洗漱了，略用了点点心，便叫上戴铎高福儿，换了便衣迤迤奔虹桥南的培鑫客栈。店主听说是找邬思道，拍手笑道：“爷们来的太不凑巧！邬爷今早天不明就算了房钱，叫小的觅船，说要去瓜洲渡游玩几日，再到北京看个亲戚……”几句话打发得他们主仆三人都愣了。高福儿见胤禛阴沉了脸，笑着道：“爷也